



一位读者在读了我的《父亲的发薪日》之后,被文章中爸爸领工资回家时的温暖场景所感动,给我讲了一段故事,嘱托我一定要把它写下来,以下是他讲的故事:

我的老家,在什刹海镇青嘴山下,那里距镇子有三公里左右,早年还是机耕道的时候,觉得那段距离很远很远,坐村里最快的交通工具拖拉机一路突突地颠簸过去,至少要大半个小时。我的父亲在什刹上班,每个星期六都会坐傍晚的闷罐车到洛水站,然后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几公里夜路回家,背上扛个大包,嘴里唱着歌,一点儿都不像刚上完六天班的起重工,反而像是英姿勃发、浑身充满力量的战士。他知道,在前方不远那片黑黢黢的竹林里,有一大群人正在热切地等待他“凯旋”。

通常是人还没到村口,闻歌而动的孩子们就像麻雀一般冲出去。这里面既有我们兄妹三个,也有同院的侄子、侄女和邻居娃娃。父亲的归来不只是一家人的欢乐,还是整个院子的节日。

川西坝子的院子,不是建筑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群落的意思。几家甚至十几家人,依托一片竹林和水渠形成一套共生体系,通常是大院套小院,小院连别院,四合院、三合院都有,与院坝水井和散落于旁的柴屋灶房或猪圈牛棚一起,形成一套叫林盘的生活形态。在这里常住的不是兄弟姐妹,就是叔伯堂兄妹,即便没有血缘,在一起住久了,自然也就住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缘分。大家屋宇相接、鸡犬相闻,一家炒菜几家香,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能相帮相帮和睦相处,偶尔也有我们的鸭子啄了我的菜,我的狗咬了你的鸡之类的琐碎纷争,但很快就会过去。

父亲被娃娃们围绕,大点的孩子接包袱,小点的孩子抱着大腿喊抱抱,这个喊爸爸,那个喊伯伯或姑爷,还有喊糖糖和果果的,宛如《西游记》里太白金星上花果山,被猴崽们围绕的场景。父亲对此并不反感,反而很是享受。

母亲端出一直温在锅里的饭菜,隔壁的婶子或姨婆,拿过来舍不得吃的鸡蛋或鸭蛋,叔叔们或拎酒或捧花生,欢欢喜喜地来,整个院子顿时热闹起来,就像过年一般。特别是有月亮的春、秋夜,小桌子摆到院子中央,小孩子们得到了盼望已久的糖果,小人书或彩色橡皮筋,女人们拿到了托父亲买的布料或香皂,男人们听到城里的新鲜事,老人们什么都不要看几份报纸,自己也高兴。父亲在眼前这一切是自己带来的,充满了巨大的成就感。虽然为此他会付出更大的辛劳,在平日更加节俭克己的欲望。就像母亲说的那样,你爸爸

孔三藏的车跟在马民的车后头,出了B市市区往东走,一路上坡,沿路一边林木茂密,一边视野开阔,远处碧海与蓝天相连,渺无边际。快到坡顶,路渐平坦,进了一处社区。左转小巷底,马民车停下,摇开车窗,伸出手挥了挥,到了!马民家孔三藏来过,上次是来参加他办的国庆节舞会,这次是来看他养的那一窝鸡。

B市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孔三藏任职的麦格磁公司所在地。孔三藏是测试部经理,马民是工程部部长,孔三藏的上司。马民是北大数学系博士,待人谦和有礼,没有高学历、高学历的优越感,多年前在离公司半小时车程的山坡上,买了一栋独立屋,几年后房价飞涨,当初五十多万元的房子,已涨到了三百多万元。

马民夫妻俩没有孩子,觉得住那么大的房子,打扫费事,便把房子卖了,搬到公司附近的豪华公寓。搬家的事都安排好了,只有后院的那一窝鸡不好处理。

“都是放养的,纯有机,可惜搬去的公寓不准养,不知道怎么办,伤脑筋。”周五下班,马民在办公室和同事闲聊,说起这件事。

“有几只鸡?”孔三藏靠在马民办公室的门口边问。

“七只,一只公的、六只母的。七是吉祥数,鸡者吉也,取其吉祥之意。”

“会不会下蛋?”孔三藏问。

“纯种土鸡,很会下蛋,几乎天天下。”

“可以送给宠物收养所呀!”技术员小汤在旁插嘴。

“问过了,他们说鸡不算宠物,不收。”

“不如送朋友?”孔三藏想要,怕被拒绝,不明说,试探地问。

“问了好多人,没人要,嫌麻烦。”马民耸耸肩无奈地说。

“那送给我吧,我来养。”孔三藏心中暗喜。

“那可太好了!”马民诧异。

“什么时候去你家看看鸡的状况,我好准备一下养鸡设备。”孔三藏说。

“月底搬家,还有一星期。今天星期五,周末你就来。”马民想尽快把问题解决。

孔三藏想起小时候,家里有四个兄弟,老爸是新晋微薄老师,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老妈养了五只鸡。

“四个孩子五只鸡,就算哪天有一只不下蛋,每个孩子每天都有一个蛋吃。”老妈当年的话,孔三藏记在心里。

“马总,你养的鸡在哪儿?”刚进门,孔三藏就急着问。

“在后院,跟我来!”马民拉开后院落地大玻璃门,走了出去,孔三藏跟在后面。

马民家后院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大片草地后面的围栏边,有一间铁丝网围起来的小屋,五六十平方米。水泥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稻草,几只黑白斑点的母鸡在草堆里觅食,一只大公鸡,鸡冠鲜红,油亮的羽毛红黑相间,神气地在旁踱着步子,走来走去。

孔三藏看到这鸡舍的规模很震惊,小时候老妈的鸡笼子是用竹子扎的,五只鸡挤在狭小的笼子里,上面盖个木板,遮风挡雨。比起老妈的简陋鸡笼子,马民家这几只鸡住的简直是高级公寓。

临走时,孔三藏跟马民说:“我回去准备一下,下星期六过来取。”

这辈子没有吃过一口独食,哪怕是单位发的一颗水果糖……

以父亲一个普通六级工的收入和能力,显然不足以支撑起身后这二十几个人的欢喜,但好在他的身后,有一座城,这个小县城,对于乡下的大人和小孩们,已足够神奇。那里的许多普通东西,拿到乡下来,都是稀奇的物件,比如,伙食团里二两个的大白馒头,背回村里两家人一个,可以让六七个人高兴半天;一本小人书,一角几分钱,带回村里,从大娃娃到小娃娃

父亲回家

曾颖



再到隔壁村,甚至隔壁的隔壁村的娃娃们,都会高兴许久;两分钱一米可以用来吸水的胶线和擦上脸就喷喷香的雪花膏,自然是小女孩和大姑娘们喜欢的。单位医务室免费的小瓶酒精和药水,还有几分钱一盒的清凉油,更是老人们得了灵丹妙药一般欢喜,头昏脑涨蚊虫叮咬,抹上之后顿觉清爽……

父亲作为信使,把外面世界的精彩和欣喜,带给远离这些东西的村民。他于是成了精彩与欣喜的化身,这让平日在里在工厂灰头土脸被吆喝去喝的他,有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很舒服,这种舒服的感觉,又不断鼓舞和激励他,做更多神奇、离谱的事情,比如熬酱油。这件事,源于有一年一个同事回德阳老家给他带回一瓶酱油。在那时,德阳酱油是了不得的特产,当时什邡和德阳还没通公路,需绕道广汉连山往返,所以颇费周折,这瓶背来的酱油,就显得更加珍贵。而珍贵的东西,父亲一定是要带回家和大家分享的,那一瓶一斤装的酱油,要分给十几家,每家也就只有一小杯了。母亲拿瓶子时,有一丝犹豫。父亲安慰她说:“评书里讲酒肉的故事,几坛子酒倒进河中,可以犒劳三军,不是图个喝醉,而在于有没有心!”

于是,院里每家灶台上,就多了一小杯德阳酱油。多数主妇并不知道它该怎么用,对于乡村人家来说,那算是奢侈品,家里的食物还没多到需要调味品的刺激才能消化完的地步,所以,酱油、醋、味精、花椒、胡椒等调料,甚

回去的路上,孔三藏心里犯嘀咕,怎么把一窝鸡弄回去是个问题。超市好像卖大笼子,明天去看。他突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他住的小公寓没院子,左邻右舍又离得近,那么多只鸡,动静肯定不小,估计不能放在家里养。

自己不能养,那窝鸡要寄养在哪里?孔三藏一个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想这个问题。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人,公司隔壁办公室的金经理。同是经理,公事往来密切,私下也是好友,两人都喜欢下围棋。金经理家有一个老式围棋桌,周末常邀孔三藏到他家下几盘。他老婆很是贤惠,下棋时,棋桌旁总会摆几碟零

一桩鸡事

黄宗慈



食,下完棋,常留孔三藏在吃饭。当然,孔三藏也懂礼数,每次去都给他孩子带几件玩具,有时也送他老婆些化妆品。于公于私都有交情,养鸡这件事,拜托他,应该没问题。

“金经理,有件小事想请你帮个忙!”周六下午几盘棋后,孔三藏说。

“别客气,尽管说,能帮的一定帮。”金经理很是爽快。

“你知道的,马总要搬家,家里养的一窝鸡没办法处理。我想抓来养,可是我住的公寓养不了。不如养在你家后院,养鸡设备和饲料我来置办,你只管喂鸡、分鸡蛋。”孔三藏说。

“你这想法不错,我们家可以有鸡蛋吃了。不过家的事我还得和老婆商量,星期一上班给你答复。”

看来养鸡的事解决了,孔三藏很高兴,回家的路上去超市买了笼子,又买了一大包鸡饲料,鸡的吃住都准备好了,只等下星期六到马民家去抓鸡,送到金经理处。

谁知周一上班生了变故。“孔经理,很抱歉,我老婆不答应。她说小时候被鸡追过,一靠近鸡就害怕。”金经理抱歉地说。

这种事不能强人所难,只好作罢。高兴了两天,又要伤脑筋。没关系,离马民搬家还有几天,总会有办法。快下班时,孔三藏又想到一个人选。老应,西南大学硕士班学弟,他家住在东镇,离B市开车一小时。自己硕士班入学时帮过他,毕业后也常来往,一窝鸡委托他养,没问题。事急不宜缓,电话联络好,孔三藏当天下午,立刻驱车前往东镇。一见面,老朋友了,不必顾忌,直接把想要委托养鸡的事说了。

“孔三藏,你来随时欢迎,鸡就不必了。我从来没养过鸡,不会养。”老应还没搭腔,应嫂先说话了。

“嫂子!别怕,养鸡不难。笼子、饲料,我都会准备好,你只管每天喂鸡,收鸡蛋。”

“菜市场的养鸡摊位我以前常去,鸡屎臭得很,恐怕邻居会抗议。”应嫂摆明了不想养。

“没关系,如果邻居抗议,养不下去,就把鸡杀了。我带酒来,喝几杯,聚一聚。”孔三藏仍不放弃。

至豆瓣和香油,都是奢侈的,乡下的调料,就是盐、生酱和酸菜水,咸辣酸都有了,简单而粗暴。

这奇怪的酱油的到来,令主妇们有点惶恐,但闻闻那香气、尝尝那咸味,平常被压抑的做菜灵感,突然就迸发了出来。这个往面碗里倒上几滴,那个往凉拌蚕豆上撒一点儿,往渍豌豆里舀一小勺,往烧萝卜汤中浇上几滴。奶奶甚至想起了久远的香糟猪蹄和麻辣烫,但因为没冰糖和胡椒,于是改成了小米椒蘸水和油渣汤,油渣切碎后往开水里一撒,漂一点香葱,再滴上几滴酱油下去,便成了平日难得一尝的美味。隔壁的三爷爷,突然像小孩一样,嚷着要吃酱油饭,往新蒸的甑子饭里浇上几滴酱油和黄菜籽油,还没拌匀,就被几个滴着口水的小娃娃围得脱不开身,只得一筷子、一筷子地往待哺小燕儿一样蹦跳张着的嘴里送去。吃到嘴里的欢喜着还要,没吃到的哭着喊叫,于是,整个院里又开始了一轮做酱油饭的喧闹……

那天,整个大院都弥漫着一股有别于平常烟火气的香味,那是父亲背回的一小瓶酱油带来的幸福气息。也许是太喜欢那样的气息和氛围,父亲开始有意识地往家带酱油。但县城的酱油多是勾兑的,既清汤寡水,又没有香味,并不是父亲想要的,而德阳又太远,为了一瓶酱油奔波一趟很不现实。最后,伙食团的老李师傅教了父亲一招,往本地酱油里加红糖、盐和香料,慢慢熬炼,居然生成了外形和质感都很类似的“冒牌”德阳酱油,父亲也因此可以带两瓶、三瓶甚至更多酱油回家。

眨眼间,几十年时间过去了,故乡那座大院子,因老人们的离去和孩子们的四散远行而变得沉寂荒凉,房子是有灵性的,一旦没有了人气,自然就破败萧条了。剩下不多的人家修了水泥房,宛如在老国画上贴了风湿膏,让人有怀旧情绪的我们,不忍再往故乡多看几眼……

村里已有了小超市,无论来自德阳还是广东的酱油都能买到,但吃到的人们,都觉得不是那么正宗。大家在异乡小聚时,偶尔会提起父亲背回酱油的那些黄昏。这时,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我永远记得父亲出殡时,即使在北京上班的堂弟和在广东打工的表侄女,都千里迢迢地飞奔了回来,加入到我们长长的送葬队伍中,全村无人缺席。这是父亲一辈子的人生高度,我想我这辈子是达不到了……

文艺周刊

第三〇三〇期

“我胆小,可不敢杀鸡。”应嫂坚持不愿代养,老应也不勉强。孔三藏知道这事不能再说了,再说,恐怕连朋友都没法做了。忍恨之行无功而返,孔三藏在开车回去的路上很懊恼,自付:只不过是和老妈一样养几只鸡,没想到变成这样,为了圆一个梦,惹这么多麻烦,马民是上司,话说了出去,如今弄得进退两难。

又过了几天,孔三藏忽然想起来B市大学的那位西南来的访问学者张博士,他可是代养鸡的好人选。以前孔三藏到他们学校图书馆找资料时认识的,那时张博士刚来不久,还没买车,孔三藏到市区超市采购时都约他,让他搭便车,做顺水人情。有一次,他在超市里转了转,结账时只拿了一盒鸡腿,一盒鸡蛋。

“喜欢吃鸡腿?”孔三藏问。

“我在老家养过鸡,过年杀鸡,一只鸡两条腿,都给娃儿吃了,轮不到我。这儿鸡腿便宜,买一大盒卤一锅,够吃一星期。”张博士说。

孔三藏心想,托他养鸡,他有免费鸡蛋吃,杀了还有鸡腿吃,一定高兴。事不宜迟,当晚孔三藏就开车去了B市大学的访问学者宿舍。宿舍是一排两层楼的连栋屋,每户后面都有个小院子,正是养鸡的好地方。

“我们饭吃得晚,你吃过没?一起吃。”孔三藏去的时候,张博士夫妻俩正在吃晚饭。

“你们吃,我吃过了。我来是跟你说件事。”孔三藏把委托养鸡的事简单说了说。

“行!我养过鸡,没问题。屋后有个小院,养七只鸡够啦!以后每天有新鲜鸡蛋,太好了。”张博士爽快地一口答应。

“我周六下午去抓鸡,晚上给你送来,就这么说定了。”麻烦事终于解决,孔三藏满怀欣喜起身向张博士告辞。

“等等!我忽然想起来,这里是学校宿舍,能不能养鸡,得先问问管理员。”临出门,张博士拍着脑袋说,“先别急着走,我打个电话问一问。”

宿舍规定不能养鸡,说好的事又黄了,事情又回到原点。约定抓鸡的日子要到了,找人代养鸡的事还没着落,孔三藏连夜又翻开亲友电话簿,打电话问了几个朋友,都没人有兴趣。孔三藏终于决定放弃,当天把鸡笼子拿到超市退了。

找人代养不成,答应马民的事没法解决,只剩下一招“装糊涂”。上班孔三藏躲在办公室,避免和马民打照面,下班后立刻走人,也不敢和同事多说话。

约说抓鸡的前一天,孔三藏下午五点一过,就拿着公文包出门了。那个周末,孔三藏心志忐忑,生怕马民打来电话问他。

周一上班,不巧和马民同时走进单位大门。“好几天没看到你,最近怎么样!我搬家忙得晕头转向。”马民先说。

“我最近家里也有点事。”孔三藏心不在焉地接话,心想千万别提那一窝鸡的事,可又忍不住旁敲侧击,“所有东西都搬完了?”

“都搬完了,忙了好几天。等过几天收拾好了,请大家来坐坐。”马民一如以往热情地说。

“后院那一窝鸡呢?”孔三藏鼓起勇气问。

“啊!那一窝鸡,你不提我都忘了告诉你。你来的第二天,我岳母过来帮忙打包整理,把那窝鸡要了去。真是抱歉,你要是还想要,我改天去买几只送你。”马民满脸歉意地说。

听完这话,孔三藏站在办公室门口,半晌没回过神来。

小松鼠和猫

一大清早
小松鼠在落羽杉上
上蹿下跳
忙忙碌碌
收集做窝的材料

天真之歌 (儿童诗)

徐鲁



一只猫
悄悄隐藏在树下
好像在等待机会
准备把松鼠吃掉

再把泥土松一松
小蛇小蛇快醒醒
听听外面打雷声
刺猬小獾都醒了
喊你出来做运动

小蚂蚁和小花朵

小蚂蚁们
因为一朵小花的早谢
感到了忧伤

放风筝
暖暖的三月天
青青的小溪畔
青青的绿毯子
一直铺到了山那边

惊蛰响起打雷声

蚯蚓蚯蚓快醒醒
听听外面打雷声
快给草芽唱首歌

下雪花
小雪封了地
大雪封了河
麦子上盖了雪被子
戴白帽的是草垛

摘山楂的小丫丫

谁家小丫丫
挎着小篮摘山楂
满满一篮红山楂
送到姥姥家

小小蟋蟀上窗台
望望媳妇来没来
天气越来越冷啦
蟋蟀蟋蟀快进宅

种豆种瓜

打垄垄,挖沟沟
我跟爷爷学种豆
点豆,点豆
一点四五六

霜降到了霜花开
霜花开花一片白
不像梅花像雪花
不用剪来不用裁

独树一帜的党报副刊

1937年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吴志鹏

出现“嘛”字。
“文艺周刊”的小说有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即开篇暴露人物缺点,随后刻画人物转变过程。尽管文本大多将人物的落后思想归结于旧社会的毒害,但并未简单地将新社会的到来作为终结落后思想的节点。思想的转变往往源自外在力量的推动,而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回头是岸》中,进步工人小常主动帮助落后工人老郭,但老郭并不领情,反而把小常气病了。这时,厂里还是把工作交给老郭,老郭见同志不计较,又想起小常的好,十分感动,因而完成了思想转变。《井》中的战士孙二呆反对节约,尽管战友多次劝说,他仍旧我行我素。直到他的老娘来部队看望他,讲述了一番过去所经历的苦难,孙二呆终于痛改前非。《刘嫂》中准备抛弃丈夫另攀高枝的刘嫂,在经过一位劳动妇女的劝说后猛然转变……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自1949年3月24日创刊以来,出刊已经超过三千期,在中国报纸副刊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是当代文学中坚持时间最长(“文革”期间改为“尽朝晖”,1979年1月4日复刊),且仍然在创造新纪录的报纸副刊。面对有着漫长历史的“文艺周刊”,对其创刊时期的回顾是必要的,即对1949年报纸文艺副刊的整体梳理,通过比较分析“文艺周刊”独特的文艺风格与历史贡献,具有传承的作用。

文艺副刊作为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较直观地体现出报纸特色。对于新闻报道,各类报纸有时趋于同一,而文艺副刊中的作品,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却各有不同。1949年中国报纸的文艺副刊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注重反映现实,强调思想性与战斗性的文艺副刊,如《人民日报》的“星期文艺”“人民文艺”,《进步日报》(天津)的“生活”,《群众日报》(《边区群众报》)的“副刊”,《晋绥日报》(《抗战日报》)的“青年之友”,《江西日报》的“副刊”等。这些报纸文艺副刊具有相似的特点,在体裁上,以杂文、诗歌、小说为主。第二类是注重闲适性与消遣性,间或关注文艺性与现实性的文艺副刊,如《成都晚报》的“成晚副刊”,《益世报》的“别墅”,《新民报》晚刊的“夜光杯”,《大公报》(上海)的“文综”“大公园”等。这些文艺副刊的特点,大都以小说或杂文占据主要版面,小说类型多涉及男女情爱、武侠传奇,偶有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人物的小说。杂文多是带有闲适、娱乐、消遣、猎奇性质的奇闻逸事,这类文章思想价值不高,文化随笔则含有一定的知识信息。

相较于上述报纸文艺副刊,《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则有着独树一帜的风格,这体现在“欢迎内容现实、文字通俗的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欢迎及时的、生动尖锐的文艺批评”“尽先刊载各生产部门初学写作者的稿件”“文艺周刊”以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故事为主要体裁。散文为叙事散文,如《纱厂生活散记》《回家三日记》等,另有紧贴文艺的批评性文章,如《天津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怎样认识解放区文学的内容和主题》。还开设有文艺往来与文学短评专栏,前者多从宏观的角度谈论文艺,如《天津人民需要新文艺》;后者多从微观角度谈论文学作品,如《萧来评孙犁的〈芦花荡〉》。诗歌的类型多样,有抒情诗、叙事诗及鼓词、唱词等。抒情诗的主题以歌颂新中国、歌颂劳动人民为主,如《千千万万的人都奔向你——献给党的第二十八周年》《献给一个人》,叙事诗描写工人生活居多,如《变电工人歌》《吉林工人歌唱南山》,经常性地刊登工人创作的诗歌,如《制棉歌》《织布歌》。民间故事注重民间逻辑与故事色彩,如《单辨郎》中的受压迫者,并未借助政治力量来打倒地主,而是以个人武艺完成复仇。晋西北民间故事传说《龙》,将革命人物贺龙与传说中的龙联系在一起,具有奇幻色彩。

“文艺周刊”遵循“工农兵文艺”的方针,同时强调文学性与审美性,不负“文艺”二字。从1949年的文艺副刊丛林中放眼望去,小说作品无论题材或体裁来看,最能体现“文艺周刊”的独特性。相比于消遣、娱乐类的文艺副刊,“文艺周刊”的小说以现实为导向,描写工农兵生活,体现着文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体现着天津的地域特色。相较于以杂文为主的“武器”其他党报副刊,“文艺周刊”以小说为主要体裁,更注重叙事艺术,在符合既定政治导向的前提下,体现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同时,一些在文体上辗转于小说、散文与报告文学之间的作品,如《吴召儿》《红色烈士塔》《娘》等,主题上无疑是属于“工农兵文艺”的,但在美学韵味与情感基调上,则表现了人性与人情,在逐渐趋于“一体化”的文学生态中显得弥足珍贵。

除了采用知名作家,如孙犁、王林、秦兆阳、肖也牧等人的较为成熟的作品外,“文艺周刊”亦发表更多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并承诺“尽先刊载”,充分体现了副刊作为“苗圃”的核心性质,为文学界培育新人。1949年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在众多文艺副刊中,体现出自身鲜明的办刊宗旨与文艺特色,此后历久不衰,成为天津文学史与中国报纸文艺副刊史中,极为耀眼的存在。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